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湯　式

椒邱文集卷七

明 何喬新 撰

史論

宋

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國政夫有道之世君明

臣良政恬俗康苟有鈌政則卿大夫言之矣庶人何自而議哉世之無道也紀綱陵夷用舍顛倒庸者不能言懦者不敢言懷奸者又不肯言於是布衣之士不勝忿懣乃叩帝閽而言之故武三思潛通宮掖舉朝不言而韋月將言之黄潛善奸邪悞國舉朝不言而歐陽澈言之韓侂胄竄逐忠賢崇植私黨舉朝不言而吕祖泰言之三子者世之介士也而祖泰之書詞氣憤激尤足以動人為其君者盍思之朝有闕政卿大夫無言者而庶

人言之斯果何時乎又盍思之彼布衣也朝不坐燕不與昧死獻言非為私也召見而慰諭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則中宗豈有韋后之禍高宗豈有航海之危寧宗又安用玉津園之殛以啟彌遠之專哉顧乃保養奸回憎嫉忠直月將與澈不免於死祖泰遠竄窮荒彼固安其危而利其菑也嗚呼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

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甚矣章宗付託非人永濟殘忍無義也章宗無子兄弟

甚多所以承大統而纂宸極者蓋不在永濟而章宗念宮人將有就館者萬一生男使兄弟立不能保全而永濟柔弱無識庶幾得為儲貳故越次立之此章宗為已之私謀也豈知永濟能負之哉然永濟亦可謂不義之甚矣夫永濟負黼扆而服龍衮誰之力耶遺詔丁寧言猶在耳何忍背之耶宮姬懷孕男女不可知何必豫為之計耶顧乃聽邪臣之謀為子孫之計者戮孕婦幾於刳胎違天理滅彝倫何其忍哉然永濟為此者蓋以為

章宗之遺腹既除則吾之子孫世有天下矣抑豈知呼
沙呼之亂身弑於逆臣汴都之破子死於元天道信哉
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封皇子竑
為濟王出居湖州
竑為皇子已歷四年宗社人心屬之矣史彌遠承國大
喪廢竑立昀若更戍長内而宰執臺諫外而方伯戎帥
拱手聽其所為無敢一啟齒問之是何也曰史氏自浩
以來世濟其奸威福之漸有自來矣彌遠初順人心誅

佹胄遂專國柄端人君子貶斥殆盡援引憸壬布列庶位當是時鈞軸如薛極曽從龍其心膂也臺諫如李知孝梁成大其鷹犬也將帥如夏震趙方之屬其爪牙也凡貴官要職無非史氏之人者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其廢竑立昀又何憚而不為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史氏陰凝氷堅夫豈一日寧宗不能辨之於早嗣子能無及乎或曰竑與昀皆非寧宗親子竑之浮躁不若昀之凝重廢昏立

明古有之矣彌遠請於太后而行之未可深罪也曰所謂廢昏立明者罪惡已著社稷將傾如霍光之廢昌邑是也竑在春宮不聞顯過彌遠恐其不利於已媒蘖其失而揚之耳觀其霅川之變號泣不從且首約無犯太后官家豈浮躁者能之耶廢立之請太后不可曰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所遣者一夜七往返至以危言脅之然後從之斯豈太后之得已哉嗚呼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平之

史彌遠廢黜皇儲援立宗室潘壬起兵立竑其名甚正其事甚偉然迄以無成何也輕舉而寡謀也夫舉大事者固當本之於義亦必濟之以謀彌遠秉政十有餘年宰執皆其腹心臺諫皆其鷹犬列閫皆其爪牙人心服之久矣壬以霅川布衣無令長之權無一旅之衆無興衰拯獘之畧無撥亂反正之才在朝無内主在外無同謀不度德不量力不相時而欲以區區漁人傚倖於萬一惡得不敗哉壬既自赤其族竑亦不得其死葢有由

然矣易曰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其壬之謂歟或曰壬之輕舉寡謀固有罪矣然則材薄力弱者將坐視亂臣賊子而不討歟曰為臣者居其位享其禄國家有難死之可也偷生以苟全非義也為民者耕於野食於家國家有難相時而動可也觸禍以亡族亦非義也知此者可謂權矣

贈全州教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舒州通判

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

理宗潛心道學追崇先儒贈之清秩錫之美謚葢漢唐諸君所僅有者也然理宗亦慕儒之名耳曷嘗真知實踐以行儒之道哉當是時真德秀魏了翁皆世之大儒也德秀著大學衍義具載修齊治平之實有資治道大矣了翁著九經要義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考其學行豈在九齡與燠之下哉理宗置諸經筵資其啟沃之益登諸百揆藉其匡翊之功則其治效庶幾隆古之盛矣顧乃聽憸壬之言削其秩罷其禄置之遐僻未嘗一

用其言所以待儒者如此就令與陸沈二子並世亦惡能行其道哉嗚呼死者則追崇之生者則擯斥之慕其名而遺其實境土日蹙紀綱日頹亦何怪其然哉

朝廷以淮亂相仍遣使必甓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視之若羈縻州然

宋室南渡奠都於杭益恃長江之險以為固也然淮者江之障蔽守淮而後能保江使敵得淮西而由烏江以

渡則江東震恐矣敵得淮東而由瓜步以渡則京口動搖矣故六朝建都江左常以合肥彭城為重鎮葢以此也二鎮失其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豈能自固哉自金有蒙古之難中原豪傑並起而爭請命於宋李全張林以山東來歸嚴實彭義斌以河北來歸計其將卒不啻百餘萬使宋得壯猷宿望如崔與之魏了翁者建閫淮甸撫之以恩威馭之以紀律畫疆理以處之擇將帥以統之豈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復汴洛之舊都弔祖

宗之遺民益可坐致矣而寧宗非撥亂之材史彌遠又無遠畧顧使賈涉許國劉璋徐暉稷姚翀節制之何異使羊而將狼邪數年之間叛亂相仍兵民之骼胔相望帑庾之資儲無遺尚不悟致亂之由而思禦亂之策乃欲輕淮而重江嗚呼淮既失矣江豈能固耶當時李全乘此遂移舟師遵海道以窺杭都向非趙范趙葵聲罪致討翦滅逆雛宋室危亡之禍豈待巴延駐師臯亭而後見哉

金主如蔡州

國之興亡天也人力不與焉金源氏起自黒水鼓行而前兵威之盛有如雷電拒之者敗攖之者碎不數年北滅遼南蹙宋西破夏强兵健馬蹂躪吳粤荆揚之區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是豈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傳之子孫百餘年敵國已服境内已寧文恬武嬉將驕卒惰蒙古氏起而乘之弓勁馬肥横行河朔猶走韓盧以逐狐兔而金人逡廵却避以四十萬衆而不能守居庸

之闕以二十萬衆而不能固龍岡之壘以五萬衆而不能破五十之遊騎於是奔竄不暇自燕而避於汴自汴而避於蔡以至於亡回視昔日之强盛果安在哉益天命已去故也嗚呼天方相之則舉天下莫能與之爭天命去之則合天下之師而不能抗北荒歘起之部長有國家者如之何亦惟修德以凝天命而已矣

李知孝貪狡與梁成大共為史彌遠羽翼然知孝鄙其為人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小人為不善私欲梏其心也然夜氣靜虚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未嘗不發見焉在識其端而擴充之耳李知孝與梁成大共為史彌遠羽翼惡直醜正侵欲崇侈毁信廢忠其良心之梏久矣然視成大暴狠貪婪恥與同傳是其羞惡之本心猶有未泯者使知孝因是心之發體驗而擴充之痛自洗濯以益往愆變憸佞為忠直改貪黷為清介則義不可勝用矣君子與人為善豈使之與成大同傳哉周處暴如蛟虎能折

節勵行而君子稱其賢豫讓行若犬彘能伏節死義而君子予其忠易善補過葢以此也奈何知孝敵固已深不能自改此所以蹈迷復之凶而終為小人之歸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

宋之亡也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以為平蔡之後各保我疆堅守盟誓金繒羊馬南北交歡敵人雖欲渝盟其何辭以啟釁哉奈何用范葵之謀以挑元人也予以為

不然蒙古起自北荒猶豺狼然肥羊腯豕在側豈能效騶虞之不殺哉必將咆哮噬齧饜其欲而後已彼其躪階成而擾興汚穿金房以瞰襄樊斯皆未平蔡之先也孰啟其釁哉故宋之於元守盟亦來渝盟亦來不係於入洛之役其亡也則以內治不修外閫非人耳自寧宗以來小人相繼執政而君子如趙周真魏之屬未嘗得一行其道也紀綱日隳公私日困根本已不固矣況國於東南以淮為前門以蜀為後户李全舉七十城之全

齊來降使得大臣如魏了翁者撫而用之可以保淮而衛江矣乃用輕儇之許國横挑禍機淮楚騷然則前門之藩籬已撤敵可掉臂而入矣蜀地殘破之後幸而得一余玠因山築壘訓兵積糧屹如長城敵人不敢犯顧聽讒説罷之使玠憂憤而卒戎馬長驅邊事孔棘則後户之扃鑰已啟敵可順流而下矣吁内之根本已揺外之門户不守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召魏了翁還以為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衰季之世未嘗無賢才特扼於權奸而不得展其志耳宋自理宗嗣位以來國勢不競隣敵方張幸而有一二君子焉如真德秀魏了翁皆有輔世長民之德而負天下之望者也使理宗舉國鈞而付之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徽欽之雠恥可雪矣奈何彌遠專政忠賢是媢憸壬是親於是真魏二公相繼貶斥當時附彌遠者乃云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嗚呼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此哉彌遠既死理宗收召羣賢亦可以深自悔悟

矣德秀方用而遽不禄是則天也了翁在朝羣邪側目妬忌其共政謀假出督以外之未幾復以建督為非而名之方遣之而遽名之如豪家指麾小兒此了翁所以力辭而去也噫有賢而不能用國惡得不亡乎史謂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擯之當是時首相則鄭清之樞密則曾從龍也清之從龍彌遠之黨也忌者為誰舍二人吾無所歸罪矣

詒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經之所載精以深譬之吐納以養生不可責旦夕之效也史之所紀詳而切譬之藥餌以療疾可以收方匕之功焉故帝王之學六經固所當先而諸史尤不可緩也世之諛佞者或謂史載篡弑之迹不可講於經筵或曰史載牀笫之醜不可以瀆天聽嗚呼以篡弑之跡不可講春秋何以書商臣之事以牀笫之醜不可訓國風何以錄牆茨之詩為是說者不過欲塗其君之耳目使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至

亂亡而不可救是乃祖仇士良之故智耳理宗詔經筵
進講通鑑綱目亦可謂知帝王為學之要矣使凡為君
者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日取朱子通鑑綱目而閱之覽
古昔興衰之跡推國家敗亂之繇吾知其惕然若履危
亡之境不遑暇食矣豈直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之益哉
蒙古楊維中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
濂洛關閩之學粹矣然宋之君相未有知其學之粹者
程子倡道於中原而當時詆之為奸朱子講道於南渡

而當時目之為偽孰知其得孔孟之正傳哉擯之排之
貶之竄之若火與草然惟恐沃之不滅芟之不絶之也
况能崇尚其道乎蒙古氏起自北荒其所知者馳馬試
劒投石超距之事耳惟中生於其間乃能卓然有見收
集伊洛遺書載送燕京既建太極書院以居其徒又延
明經守節者以為之模範江左君相有愧於惟中多矣
終元之世名儒繼作許衡劉因吴澄以道學鳴姚燧虞
集歐陽玄以文章顯雖出於宗族如富珠哩翀馬祖常

庫庫余闕者亦以文章節義著稱而一代典章文物婉美漢唐益兆於此矣春秋之法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蒙古氏夷也而其崇尚道學則中國所不及也君子得不深嘉而樂予之哉

蒙古前中書耶律楚材卒

楚材文武兼資興國之良佐也觀其經制財賦益劉晏韓滉之流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未能遠過為相二十年家之所藏惟琴書金石遺文而已楊綰趙抃之清

儉蓋庶幾焉至於汴京之破極諫力爭活生靈百四十萬户則漢唐宋之賢相其功未有加於此者惜夫蒙古氏起自荒裔楚材以一書生日與豺狼為伍言之見用者十無一二故其功業所就者止於此使其生於華夏而遇漢光武唐太宗為之宣力則其嘉猷偉績垂於竹帛者豈在寇鄧房杜之下哉嗚呼抱佐王之器而不遇興王之君豈非命耶

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宋自奎騰入蜀雄據上流國勢益岌岌乎不可為矣幸而得一余玠招英賢之士而用之擇要害之地而城之撫凋瘵訓兵戎興學以養士薄斂以通商財賦既充守禦益固京湖省轉餉之勞東南免更戍之役使敵人逡巡卻避而宋祚得以少延者緊誰之力耶雖其專制西蜀要亦不過如韋臯之在唐耳非若劉闢吳曦有不軌之謀也謝方叔為相乃聽偏裨之譖罷玠而用余晦使之抱憤以死是何謀國之不臧耶夫世安敢以偏裨抗

主帥益以方叔為内主也玠固有不平者矣况玠披荆棘立城郭而以輕儇浮薄如晦者雍容來代之玠安能不快快耶嗚呼隣敵方張而遽黜折衝之臣是猶疾勢已亟而逐巫咸戮和扁欲延晷刻之命得乎方叔謀國如此他日扼於賈似道未為不幸也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於城外詒罷槐為提舉洞霄宫

宰相位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其職為至重也人君之

於宰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所以重宗社所以重朝廷豈可使庶寮迫脅而逐之哉宋之諸帝待遇相臣最為有禮雷德驤一劾趙普太祖即逐之唐介一劾文彦博仁宗即貶之歴世相承以為家法傳至理宗乃縱丁大全以逐董槐而祖宗典禮隳壞盡矣且董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受知理宗馴至右丞在位數年不聞其過大全夤緣戚里叨廁臺臣柔佞善逢潛移主意槐以進賢黜邪為職惡之不為避也理宗惑於大全之佞而不諒

槐之忠故使大全無復忌憚不待上命擅調隅兵露刃
圍其第驅迫而逐之視石顯之於蕭望之得請而後圍
其第者殆有甚焉使槐果有罪耶宣制而罷之可也如
其無罪則大全迫逐相臣之誅其可逭乎今也置大全
不問而加槐以秘殿之名紀綱紊亂如此亡徵見矣縣
縣延延垂二十年而後亡蓋亦幸哉
帝年高内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歛以媚悅
帝意引薦奔競之士寘諸通顯進倡優傀儡以

奉帝為游燕

古之聖帝明王勤勵之心老而愈篤大舜年垂耄期而猶以昌言之戒望其臣武王年踰九十而猶以丹書之戒銘諸几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治益隆而民益安也理宗自中年以還怠於政事艷色如閻妃蠱惑心志於內奸閹如盧董竊弄威權於外讒諛日進忠賢日疏敵國憑陵而不憂疆圉侵削而不顧方且肆情於倡優傀儡之娛享國愈久秕政益多葢素無禮義以養其心故

也彼其初學於鄭清之所從事者文翰耳於誠意正心修身之道固未之講即位之後雖知崇尚理學然亦慕其名耳名世大儒若真德秀魏了翁者未嘗置諸左右以資其啟沃焉故年愈高而德愈退治愈荒也國勢寖微外患益盛他日登芙蓉閣見黑祲翳乃始泣然泣下嗟何及矣嗚呼人君於養心之學其可不講哉

蒙古建元中統

蒙古氏起自鄂嫩河傳至憲宗歷四世雖東征西伐所

向無敵然不過强悍之大邦耳其於立國之規模蔑如也世祖以英武寛厚之資而輔以姚樞劉秉忠識治體之臣慨然有用夏變夷之志收名英賢恢宏治具建中統以表年而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號而革蒙古韃靼之稱建宗廟於燕京而得萃渙之義立宫闕於開平而宏都邑之規以王恂為贊善而輔翼太子得其人矣以許衡為祭酒而教育英才有其道矣命郭守敬制渾天儀是先王欽若昊天之道也命張文謙定官制

是先王董正治官之意也王磐王構為學士而詔令煥然可述矣廉希憲史天澤為丞相而紀綱秩然可憑矣其奄有四海垂祚百年夫豈偶然哉惜夫烝報諸母而未革冒頓之俗尊崇番僧而未純周孔之教官制雖定而猶循達魯之名章服雖頒而雜用只孫之服豈姚劉諸公念不及此耶抑世祖安於故俗其臣諱而不敢言耶

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

事都堂

宋自理宗中年紀綱日隳疆圉孔棘傳至度宗國勢蓋岌岌矣使得命世之才佐之猶恐不克振今也舉師相之位而委諸貪庸之似道優之以殊禮假之以重權是猶久病之人厭厭垂絕而使庸醫治之徒速其死而已或曰宋至度宗有必亡之勢雖得賢相亦何能為未可專責似道也曰不然枹罕一州耳得一謝艾而石虎不敢加兵晉處江左微弱甚耳得一謝安而苻堅卒以敗北當是時閩廣全城江浙安堵淮海雖殘而合夔廬揚

諸州猶為宋死守也文天祥李庭芝可相張世傑姜才可將它若李芾汪立信苗再成之屬皆可用之才為似道計者明揚俊賢授之以政引身而退策之上也不然收召羣賢與之協力悉更前轍以迓續天命繼之以死策之次也行此之策雖中興不可必豈遽至於亡哉計不出此顧乃嘯傲湖山沉溺酒色而日與愛妾鬬蟋蟀以自娛其愚也如是木緜菴之死葢已晚矣

蒙古建國號曰元

古先哲王建國立號或以氏或以都或用始封之邑凡以易天下之視聽而已非有所取義也蒙古氏起自北裔雄據中原已歷四君而猶以部落之號稱於四方一何陋哉世祖用儒臣之言取乾元之義為建國之鴻名推體仁之要道示為治之大本一洗累世之陋亦可謂賢矣然謂唐虞夏殷之號皆有所取義則未必然也堯初封唐侯故號曰唐虞舜氏故以為有天下之號夏則禹之所都殷則盤庚所遷曷嘗有所取義哉今其詔乃

曰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其詞雖美其實則非此代言者之鑿也然是詔也雄渾典雅有興王之氣象焉求之唐宋葢陸贄蘇軾之亞也視末世詔令萎弱不足以動人者奚啻倍蓰與什百哉

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於元

呂文煥獨守孤城已逾五載外有虎狼之敵而無蚍蜉之援撤屋為薪緝銀闒為衣艱難忍死勢危援絶然後

以城降元益亦有不得已焉而文天祥以為叛臣斷斷不少恕何哉曰文煥誠所謂叛也夫羅開禮一教授耳舉兵勤王徐應鑣一太學生耳闔門殉國文煥一家兄弟身佩虎符子壻位列通顯受恩深厚豈開禮應鑣比哉況襄陽之禍實文德啟之雖殺身沉族未足以謝天子也今也既以城降之又陳攻郢之策且請自為鄉導非叛而何昔樂毅奔趙趙王與之謀伐燕毅辭曰臣昔事燕猶今事趙也異日得罪在它國不敢謀趙之奴隸

況子孫乎君子以為義使文煥既降之後屏居田里不受官爵終身不北面而坐君子將原其情而恕之顧乃引讎敵之兵招其部曲誘其子姪以覆其君之宗社雖欲辭叛臣之名惡得而辭哉

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幕僚張山翁不屈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

興王之佐必有異於人者蒙古氏建國以來為將者如穆呼哩蘇布特阿珠之屬非不健鬬然妻畧婦女斬刈

齊民所過蕭然人惡之若梟獍然豈復知世有忠義之事哉巴延雖出於沙漠然師行有紀不妄殺戮固已賢於阿珠諸酋矣至其下鄂州也以張山翁守節不屈而釋之其破池州也以趙昂發夫婦死節而葬之其入建康也以汪立信能獻備邊之策求其家而厚卹之是皆有古名將之風視彼斬馘屠戮畧無惻怛之容者一何遠哉卒能出入將相為國元勲而與唐之英衛宋之張韓相望於異世不亦宜乎

元徇饒州故相江萬里死之

自古有天下者用舍顛倒俾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亂且亡者也唐以李林甫為相貶逐忠良而在位皆諛佞之士故有天寶之亂宋以蔡京為相屏斥正直而庶寮皆苟合之人故有靖康之禍南渡以賈似道為相放棄黎老而布列通顯者皆爭獻寶玉之人故有德祐之亡然天寶之亂張均陳希烈叛君降賊而效節者乃在張睢陽顏平原靖康之禍吳幵莫儔賣國偷生而死

義者乃在舍人吳革知州霍安國德祐之亡趙溍陳奕
章鑑陳宜中或以城降敵或棄位而逃而忘家殉國者
乃在罷相閒居之江萬里擯棄不用之文天祥嗟夫讒
邪何益於國而忠直何負於國哉有天下者胡為乎保
養讒邪疏斥忠直而樂其所以亂且亡也哀哉

有二星鬬於中天一星隕

玄象之變昆蟲草木之妖天所以警戒人君也天道幽
遠固未易窺測然觀其禍敗之應莫不各象其類焉仆

柳復生而漢宣受命黃龍墮死而新莽敗亡三台星坼而張華以忠受禍牛繼馬後而晉元以僞亂真孤升御榻非女真竊據中原之兆乎大星南行非高宗避狄南渡之徵乎二星鬬於中天而一星隕宋元交兵而德祐失國之象也大星墜於海中而衆星從帝昺蹈海而羣臣從死之驗也天之示戒豈不昭昭明著矣乎為人君者遇灾變之來推類以求之因象以察之慎其身修其政則可以消祲而致祥矣奈何昏君奸相委諸適然覩

災而不知警卒至國亂身危而不可救也哀哉

謝枋得自以與吕師夔善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以師夔為鎮撫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

謝枋得忠矣然知人不明料事不審其智不足稱也師夔何人哉彼其父子兄弟受國厚恩或擁麾節或典方州不知感恩圖報視去故國若棄敝屣於君且然況於友乎枋得乃以一族保其可信不可謂知人矣文煥北

面臣元身為鄉導招其部曲誘其子壻以降將與阿珠諸酋覆我家國傾我宗社以為有元開國之勳臣是豈可以忠義説哉使枋得獲見文煥彼不殺之以自明則將執之以送元耳枋得乃得欲身至江州與之面議何其愚也它日信州之戰師夔親在行間彎弓相向曾無赧容及枋得敗而逃竄既鏤榜以捕之又執其妻子送獄至枋得被執北上師夔方位通顯曾無一言以解紛所以報知己者蓋如此其人可知矣雖然枋得智雖不

足然毀家殉國其忠可嘉也師夔既叛其君又負其友使死者有知亦何顏以見枋得於黃泉哉

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

李芾之死一何烈哉自古人臣以身死國者蓋多有之闔門死國如芾者代不多見焉芾為湖南提刑未獲顯用也一旦敵人南侵起兵入衛賞典未加遽出守潭使李懷光處此必將怏怏而去矣而芾無幾微不滿之意繕器械峙芻糧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敵攻益急芾志益

堅及其不可為也乃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亦不可辱於俘使帳下卒先殺其家而後引頸受刃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嗚呼芇為國死而潭民亦為芇死何其烈也當是時以文學位丞相如留夢炎者棄位而逃秉節鉞典方鎮如夏貴者召之不至世受國恩如吕文煥者以城降敵芇以疏遠之臣闔門效死而不貳彼偷生苟免者聞芇之風愧死矣予嘗至潭親謁其祠而覶其戰守之處江流有聲烟中草木彷彿殘兵之遺㳺為之低徊

悲憤而不能去嗚呼烈哉

陳宜中棄位而逃

士君子砥節礪行而不克有終者無他氣失其養故耳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人皆有之善養之雖歷萬變而不挫不善養之一罹憂患則薾然不自振矣陳宜中在穆陵之時與同舍生黃鏞等上書論丁大全之罪其氣凛凛天下號稱六君子介然有節行者也乃竄斥遠州悲傷沮喪而其氣日餒矣於是阿附似道

驟登政府不知似道為人視大全果相遠耶至其為相也王爚之清介而不能容文天祥之忠義而不能用張世傑請背城借一之策反假詔命而沮之其為國謀者請稱姪納幣而已耳請求封小國而已耳請奉璽以降而已耳事既危亟則奉頭鼠竄而已耳向之浩然者今則薾然矣迹其始終所為蓋若二人者豈非氣失其養而然耶故君子之學以養氣為本能養其氣則當大任決大事臨大難毅然而不動心矣

錢塘江潮三日不至

國之興亡果天命耶抑人事耶彭城之敗大風揚沙滹沱之窘河冰忽合混同浩渺不測而阿固達輕騎徑渡元兵分駐而潮汐三日不至是葢有天命焉非人力所能為也嗚呼為是説者不為無據然而未盡也興亡之端未有不始於人而成於天者非秦政之殘暴則高帝之劒無自而奮非王莽之篡弑則光武之兵無自而興非天祚之荒淫不道則女真豈敢遽蹂遼境非似道之

貪淫專恣則巴延豈得遽覆宋都縣是觀之天乎人乎古之賢君有懼災修德而桑穀自萎者矣有出郊親迎而禾偃自起者矣豈可盡委之於天耶包胥曰人衆者勝天陸贄曰君相不可以言命有國家者綢繆牖戶於天未陰雨之時修德任賢於天方降瘥之日如是而猶不濟則可歸之天命矣

帝及皇太后全氏北去太學生徐應鑣死之

宋之諸帝稽古崇儒興學養士葢漢唐之君所鮮者重

以周程張朱游楊黄蔡相與講明道學而典教者如胡瑗孫復石介之屬亦皆一時之名賢故三百餘年士風丕變知窮理盡性之學知尊君親上之義亦漢唐之士所不及也花石之病民宰相不敢諫而鄧肅獻詩以諷之王蔡之悞國臺諫不敢言而陳東等伏闕請誅之趙汝愚之貶竄忠邪亂矣而楊宏中等上書辨之史嵩之之起復倫紀斁矣而黄愷伯等上書論之其所以翊皇極扶人紀有益於國家豈淺淺哉至德祐之際宗社已

覆帝后已遷徐應鑣以一書生未沾一命之榮未食升斗之禄使其相隨而北與葉李留夢炎之徒比肩而事敵髙可以鈞臺省之位下猶不失郡縣之職而應鑣不忍北面事仇從容賦詩與一男二女赴井以死嗚呼漢唐之季亦有一士如應鑣者耶彼葉李留夢炎之徒聞應鑣之風其顔有泚矣

元董文炳徇處州秀王與羣迎戰於瑞安敗績死之

先王封建宗室非徒崇寵之也亦其子孫之覆墜是為
故有茅土之封焉有彝器之分焉有朝覲聘問之典焉
而兄弟之邦能宣力王室者亦多有之犬戎之禍文侯
有扞艱之績子頹之難鄭伯有反正之功其糾逖王慝
豈異姓比哉宋有天下封植同姓典禮優隆大者為王
為公小者為團練為刺史王子皇孫散處四方信厚如
麟趾蕃衍如椒聊雖非邢晉應韓之盛然視漢唐之季
有間矣是以國勢危疑之際汝愚著定策之功天步艱

難之時與畢效徇國之節亦何負於宗邦哉世之庸君疏忌骨肉輕則貶之竄之重則殄之戮之彼曷不思哉分晉者韓趙非姬姓之雲仍也取齊者田宗非呂氏之胄胤也曹魏禁錮宗室而不悟司馬懿將盜其國劉宋誅除兄弟而不知蕭道成將移其鼎奈何翦棄本支而顧使它姓得之也嗚呼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度事不可

為遂不還後死於暹羅

人臣之義主亡與亡主存與存況宰相秉國之鈞天子之所倚重庶寮之所具瞻又非它為臣者比其君在難委而去之夫豈義哉王允當漢獻之時李傕作亂呂布招允與俱去允曰朝廷幼小恃我而已遂不去以死君子謂允死得其所矣景炎之初端宗幼沖煢煢在疚所恃者二三大臣而已自浙遷閩而蒲壽庚叛之自閩入廣而劉深襲之危機交至視獻帝之時殆有甚焉為宜中計者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與陸秀夫張世傑同

死社稷可也顧乃欲奉帝走占城先往諭意嗚呼占城豈興王之地海澳豈帝王之都宜中不過欲奉頭鼠竄假使命以往耳人固有一死太史公有言非死之難而處死為難使宜中與秀夫世傑蹈海以死豈不光明俊偉照映簡編乎不死於海而死於荒遐瘴癘之鄉與自經於溝瀆等耳豈得與死節死事者比哉嗚呼宜中可謂不善處矣

元張弘範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

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

三代而下以仁為國者惟宋為然宋視成周雖君德有優劣恵澤有淺深然仁厚之意大約相似非漢唐所及也夷考其實為君者恭儉而好學為相者寛厚而有恥大臣有罪不過貶竄而無屠戮之刑兵民犯法雖或誅戮而無參夷之法兵用於不獲已未嘗窮兵以黷武賦取於不可蠲未嘗厚斂以殘民興學校崇禮讓不崇土木不務游畋其仁厚之澤漸涵於民者深矣故三百餘

年民之戴上有死無貳而其國祚絶而復續債而復興繇其家法相傳有以培植基本也靖康之際太子如金而吏民奔隨哭聲震天祥興之末張弘範兵逼厓山誘其士民終無叛者彼漢唐之末人心愛戴之誠曷嘗有是哉嗚呼有天下者欲為子孫長遠之計亦惟以仁義而已矣

元張弘範襲厓山丞相陸秀夫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諸臣從死者甚衆楊太后聞帝崩

赴海死張世傑欲求趙氏後立之大風覆舟世

傑溺焉

宋之亡也忠義之士一何多乎張順張貴牛富邊居誼

陳炤則死於戰陳者也張漢范天順李芾趙昴發唐震

姚嘗姜才苗再成則死於封疆者也居閒而死則有若

江萬里尹穀布衣而死則有若熊飛陳瓚以將相死則

有太傅張世傑丞相陸秀夫李庭芝以宗室死則有秀

王與𥲤知縣與穗刺史孟錦以小官死則有知縣王汝

翼監鎮司馬夢求教授羅開禮它若幕僚裨將史不及載者尤多及宋社已屋文天祥寧伏屍燕市謝枋得寧絕粒而死終不肯臣於元嗟夫漢之亡死節者耿紀韋晃而已唐之亡節義之士無聞焉而宋之忠臣義士若此其多何也宋之諸君待臣以禮養士以氣節其風俗既成爭自濯磨如王炎午祭天祥之詞張子惠贈枋得之詩皆以忠義相勉雖有無節行如留夢炎呂文煥者出於其間然亦寡矣賈生有言上以廉恥勵其臣而下

不以節義報其君者非人也豈不信哉

椒邱文集卷七

椒邱文集卷八

明　何喬新　撰

史論

元

都元帥張弘範卒

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無罪而滅之者隂譴尤重鍾會鄧艾致力滅漢然漢亡未幾會以反誅艾以讒死天道不

爽蓋如此宋室不競僻處江南子孫相承百五十餘年矣其君雖微弱然周官九伐之目宋有其一乎元人怙其强悍俘其君滅其國而翦刈其民其暴甚矣張世傑陸秀夫不忍宗社之亡捧負二王而崇立之崎嶇閩海之間庶幾少延天潢之祀其志亦可憫矣為元君臣者割江南之地而封之俾奉其烝嘗如周之杞宋如宇文氏之後梁未為不可柰何汲汲欲滅之也方倪宙至燕世祖名達實等北還議二王事宜是猶有不忍遽滅之

意而弘範志在進取力請用兵於是自淮入江自江踰嶺窮追遠略若馳韓盧而逐困兎必得之而後快使忠臣義士死於鋒鏑死於滄溟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嗚呼何其不仁之甚哉宋既亡矣弘範自以為不世之功子孫世享茅土之封矣抑豈知天定勝人凱還之後身遽殞滅子雖幸免而立孫為亂臣所殺且籍其家而没入其妻女亦足以報其滅宋之酷乎嗚呼世之務逞雄心者亦可以少戒矣

初太子之奔太原欲援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未至京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

元之亡也豈獨羣雄並起而後亡哉太子阿裕錫哩達喇蓋有力焉夫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撫軍監國而已爵德官能出師決獄制在君父夫豈敢專耶順帝雖曰昏亂失道然自太子言之以親則父也以尊則君也彌縫

其闕將順其美使政出君父而已無與焉斯善矣顧乃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竊取其生殺廢置之柄欲迫脅而奪之位是乃身為叛亂者也彼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之屬又奚責焉竊考太平之死婁達實之逃博囉之反庫庫之貳皆以得罪太子故也求其所以得罪者以太子急於受禪而諸臣不肯順旨焉耳嗚呼何其不思耶既為太子矣天位舍我誰適哉方是時豪傑蠭起土宇瓜分荆江之瘡痍未已汝頴之烈燄方炎灤陽之宮闕

已楚燕趙之榛棘日茂君臣父子協心戮力以遏亂略以戡兇渠尚懼不足以圖回天命也今乃視君父猶土梗欲撤而據其位焉用心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宋養士三百年遭時變故以忠節自奮者蓋多有之然未有若文天祥之烈者也自其起兵入衛志圖恢復間關嶺海出入死生畧無毫髮怨悔之意至於兵敗身執拘囚燕獄臨之以威而不挫誘之以利而不動卒之從

容就義視死如歸其遺跡傳播後世雖蕘童牧豎亦知其為烈也前史謂天祥意廣才疎卒以窮死是殆不然觀其舉兵之初文武英賢皆羅致幕府而耕甿峒丁盡詣轅門請自效者以萬計非有撥亂之才者不能也及在行都陳分地建閫之策在真州與苗再成論兩淮合從之計才疎者有是乎天果祚宋則其策必行其計必用其功必可成矣彼陳宜中沮之於前李庭芝疑之於後蓋以天不祚宋故耳豈可以是歸咎天祥哉雖然成

敗不足論論其所得而已天祥一死而其精忠大節耿耿然與日月爭光雖死猶不死也彼偷生苟免者至今人猶唾罵不已是不忍一死而繼之以百千死矣嗚呼自古皆有死君子尚思死忠之為烈哉

徵劉因為贊善大夫尋辭歸

儒者守先待後固將以性命道德為指歸寧惟是詞華足貴哉元之初以博學雄詞著稱於世者不為無人然求其潛心於性命道德之妙而不牽於記誦詞章之習

者鮮矣至於養心怡性行其所學而出處進退粹然不失其道者尤鮮也劉因生於元世迺能知訓詁之末不足以盡聖人之精而沉潛於周程張邵之書力學以求其至焉視郝經姚燧之徒以辨博為長雄者奚啻什百而千萬哉至於被徵入朝擢官賛善遽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講道著書飄飄乎氛埃之表俯視玄衮赤舄之華不知為何物也尤可謂賢矣始予讀其文温醇深厚有濂洛之典刑而得其所以言及考其出處進退

之大節皭然不汙又得其所以行有元一代以儒名者多矣然學行之醇且正者因之外殆不多見焉

僧格薦盧世榮才能富國以為右丞世榮既入中書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

元有天下輿圖之廣戎馬之强遠邁前古至於君德治道百年之間其卓然可稱者惟世祖而已然佳兵好貨崇信異端猶不能充其恭儉之心也平宋之後所宜安

民和衆以成嘉靖之治顧乃窮兵荒徼命阿勒哈擊日本命索多擊占城命托歡擊安南師旅之事無歲無之軍死於戰鬭民死於轉輸者不知其幾百萬仁君忍爲之耶阿哈瑪特死而盧世榮繼之世榮誅而僧格繼之立規措所置徵理司檢覈錢穀增多歲課割剝之苦掊斂之苛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恭儉之君殆不如是也至於尊崇帝師加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之號帝師所欲釋則釋之帝師所欲罪則罪之寫經設醮金

楮酥密之費歲以萬計斯豈賢君之所為乎昔魏孝文金世宗皆充其恭儉之心為政愛民息兵崇儒好學有漢文帝宋仁宗之風焉若世祖者考其所行有愧於孝文世宗多矣將欲紹休三五比迹漢唐其可得乎

以僧格為平章政事諾爾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

葉李在宋伏闕上書力詆奸相遂竄瘴鄉亦可謂忠直之士矣宗社既亡奸臣已死為李者屏居田里終身不

見可也既承名命陳誠固辭必不得已繼之以死以全其節可也而李不然變節仕元致位丞轄與聞國政彼曾無愧焉又阿附奸人薦之為相俾流毒於中原之民其忠直之節掃地盡矣不亦可鄙之甚哉或曰李之在宋未沾一命甫一上書遽加竄逐君臣之義亦太薄矣國亡之後幡然改圖亦何可深責哉嗚呼謝翺一布衣耳不忍背宋彷徨窮山陳瓚執政從子耳不肯臣元甘心屠戮況李在宋嘗居國學而飽廩食矣宋社既屋以

身殉義固其分也顧乃忘君事讎食元之食受元之寵而為元宣力焉稍有人心者忍為之耶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枋得之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自安仁之敗義不臣元亡匿山谷妻子囚縶不顧焉及天下稍定程文海薦之留夢炎薦之魏天祐又誘而執之是三人者果何心哉文海夢炎則背宋而臣元者也是猶婦人失身於人又為

媒以誘貞節婦也天祐則獻計以煉銀者也欲求薦賢之名以蓋其貪虐之罪也枋得視文海輩若將浼焉不惑於甘言不屈於怒態絶粒而死以全其節而潔其身真可謂死得其所矣彼偷生忍恥者其果不死乎雖死猶有餘辱若枋得者雖死猶不朽也枋得遺書夢炎有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欲求一人如呂飴塄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其譏之切矣夢炎以狀元為宰相既不能如呂飴塄厮養卒以口舌歸其主

又不能如程嬰杵臼以忠智存其孤顧欲誘忠誼之士以共為失節之事不亦可恥之甚耶

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

佛者西方之鬼耳世祖以中智之君奉西方之鬼而崇信西方之法無足深怪者然而嘉木揚喇勒智者於佛之所謂律戒亦皆棄而不守不知世祖何以取之也夫佛之為道清淨而無慾恬澹而不求慈悲而不殺彼嘉木揚喇勒智者取其清淨耶則妾媵姬女充其房闥矣取其恬澹

耶則金寶珠玉溢其帑藏矣取其慈悲耶則發宋諸陵及大臣墳墓剖其棺暴其骸攘其襚與賵而禍及九原矣是乃一劇賊耳使佛果有所謂剉燒舂磨之刑舍是人孰施哉今也罪惡既彰神人共怒為世祖者所宜代佛行刑誅其身火其居散其妻妾而沒其貲產亦足以紓天下之憤矣既不能然又還其所籍且以其子為行省左丞嗚呼何其惑哉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傳國寶之說昉於秦始皇五帝三王之世未有也始皇得和氏璧制以為璽而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漢以來傳以為寶以及後唐潞王從珂縱火自焚而秦璽已為燼矣契丹滅晉所得者石氏所作之璽耳傳至延禧因金兵追急遺於桑乾河則晉璽已亡矣崔彧所得果秦璽耶抑晉璽耶以為秦璽則焚於從珂矣以為晉璽則沉於桑乾矣史傳所載不可誣也彧之所得安知非奸人偽造以希世取寵耶使彧所得果秦

晉之舊物歟二氏享祚不永滅亡尤酷其璽不祥莫大焉又惡足寶哉而時君乃眷戀不已有若河圖大訓然噫亦惑矣契丹試進士至於有傳國之寶者為正統命題是尤可笑也五帝三王不聞其有傳國寶也謂之非正統可乎劉聰石勒苻堅嘗得傳國寶矣果可謂之正統乎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義者人君無形之寶也彼亡國之璽豈足為寶哉

賜宋使者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而更二夫不可謂之貞婦仕而更二姓其可謂之忠臣乎宋之亡也士大夫仗節死義者固多然貪生失節者亦不少焉留夢炎宰相也事元為尚書趙孟頫宗室也事元為學士彼皆號通古今者也不知平日所學何事哉若家鉉翁者可謂不負所學矣鉉翁學專春秋其於君臣上下之分道義功利之辨講之明而信之篤矣故元師入杭也不署諭降之檄

及奉使北行也不受敵國之官安置河間流離困悴曾無毫髮怨悔之心至其年踰八十賜號處士遣還鄉里賜予金幣皆固辭不受皭然不染於汙塵而俯視膚敏祼將之士殆若沙蟲醯雞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者鉉翁有之矣彼夢炎孟頫影纓垂組揚揚出入元之朝廷者聞鉉翁之風其顙能無泚乎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宋以科目取士三百年間以大魁登相位者七人而已

若吕蒙正王曾李迪宋祁馮京文天祥或以相業著或以剛直稱或以忠義顯皆足以為科目重其為科目玷者惟留夢炎耳當德佑初立敵兵長驅夢炎嘗以右相兼樞密督諸路軍馬矣又嘗以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守衢婺矣權任非不隆委任非不重也然元師渡江既不能督勵列閫北首迎敵及元兵攻衢又不能竭力固守遽以城降至乃立元朝受元官以榮名厚禄終其身所謂狀元宰相者乃如此豈不為武夫俗吏所嗤哉

趙孟頫乃稱夢炎好謀能斷有大臣器嗚呼謂夢炎好謀耶不聞其出謀獻策以救國家之危謂夢炎能斷耶不聞其臨機制變以成敵愾之功至於阿比似道循默取容又豈大臣之道哉孟頫此言非特阿其所好也彼固背宗國而臣讎敵者宜其不知夢炎忘君事讎之為恥也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卒

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而所相者皆國族然當是時

勛戚之賢而可相者孰有逾於博果密者乎蓋其生於世家而又從學於許衡得聞性命道德之要修已治人之術故其立朝大節有可觀者非巴延鄂勒哲諸人比也觀其諫安南之征陳弭災之道爭郭佑楊寛安之誅論西僧釋囚祈福之謬謇謇然有古賢相之烈至於位歷顯要家素清貧其卒也賴上賜賻而後克葬則不惟當時諸相所不及視盧懐慎楊綰之清儉蓋無愧焉使世祖成宗置之相位推心而委任之則其啓沃君心董正

庶職修典章立法制釐弊政革汙俗雖未能媲美唐宋亦庶幾乎拓拔魏宇文周之風矣奈何置之閒散而不極其用也惜哉嗚呼有元一代不相漢人而相國族矣然國族之賢者又不得相焉而所相者乃奸貪兇穢之徒此元之治所以不若遼金也歟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元有天下之始草昧初開固無所用儒也儒者生於其時超然嘉遯考六藝之遺文究聖人之至道以成其身

以淑諸人斯可謂賢矣然當時所謂儒者乃或仕於其朝以苟升斗之禄何其不自重也雖云志在行道抑不知吾儒之所謂道者彛倫之理也禮樂之文也道義功利之辨也元初諸臣其所挾以立乎朝者皆不免毁其規矩凖繩而逐時好耳若履祥者真所謂道學之儒哉履祥之學得之何基基之學得之王柏柏之學得之黄幹而幹則親炙朱子而得其傳者也其學固有自矣宋之將亡履祥絶意仕進屏居窮山著書明道羽翼遺經

以待後之學者不食元粟不受元官視彼身既屈而道不行者果孰優耶元之世以儒自命者多矣潔身不汙如履祥者乃無愧儒之名也嗚呼賢哉

哈瑪爾矯詔殺右丞相托克托史臣曰托克托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順帝在位所命為相者率皆貪庸憸悍之徒彼善於此者惟托克托耳覩其秉大義以黜巴延辭相位而薦阿嚕圖始出師而彭城之盜平再出師而高郵之賊窘其所

建立非碌碌者當是時羣雄並起則疆土日蹙内則府藏日虛弃而材器可倚者猶有托克托焉使順帝推誠而委任之雖不能救其必亡之禍亦庶乎少延歲月未遽亡也顧乃信讒而殺之是何異病者氣息奄奄而又戮巫咸逐扁鵲以自速其死哉或曰托克托可謂大臣歟曰可謂能臣矣大臣則未也古之所謂大臣者親正直遠讒邪不賞私勞不報私怨夫然故足以尊主而庇民托克托則不然太平之正直則忌而逐之汝中柏之讒邪則

惑而信之哈瑪爾以營護之力而引居政府伯勒齊爾以中傷之怨而斥居外藩是豈大臣至公無我之道哉雖其死不以罪君子哀之然迹其所為亦有以來讒賊之口也愚故備論之使後世命相者當知棄瑕而録功為相者當知忘私而徇理

哈喇哈遜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制可

宗廟之禮左昭右穆易世之後以次而升祔焉其祔廟

也稽諸典禮告諸先王親者不敢抗也疎者不敢抑也
豈臣子所得而私哉元之諸臣議祔廟之次一何瀆禮
紊經之甚耶夫順宗固成宗之兄也然成宗為帝之時
順宗北面而臣之矣兄弟之倫私恩也君臣之分公誼
也謂弟不可以先兄抑豈知臣不可以先君乎昔魯用
夏父弗忌之言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春秋譏之以為逆
祀順宗成宗祔廟之次正與魯僖閔之事相類夫僖公
繼閔公而為君躋之且不可況順宗未嘗為帝徒以子

居天位而追帝之再祔之太廟也不可況可逆其班乎然元之失豈獨祔廟之次哉

徐壽輝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元有中國垂百及其亂也儒臣秉節而死者甚多若李黼李齊余闕台哈布哈其忠義尤表表然論者謂崔杼之亂左右為莊公死者七人而不得與孔父荀息並書於春秋以為死非所當死也余闕台哈布哈世居漠北為主而死當矣若黼與齊則中州之士而先代之遺民也區

區扞衛疆圉為之效死是亦如石之紛如之輩耳何足取哉愚以為不然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者當謹於納幣之先知其家之逆亂勿嫁可也仕者當審於委質之始知其國之危亂勿仕可也既成夫婦矣迺以門户衰薄而反目焉不可謂之義既成君臣矣迺以國家阽危而改節焉不可謂之忠元政衰亂士不幸生於其時者潔身於風塵之外高蹈乎大山長谷之中玩聖賢之遺經以求其志以淑其徒斯無憾矣既欲隨世以就功

名矣其安也則寵其名位其危也則委而去之是夏侯令女所不爲也曾謂大丈夫而爲之哉故責黼與齊者當責其不能審於委任之初不當責其死於危亂之際

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閹寺之官自古有之職在掃門庭執褻器守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而已雖有正直如吕强忠誼如張承業賜之以財可也終不可授之以重任焉邦寧宋之閹豎國亡被俘因獲給事宮庭歷事三帝寵任益隆至於武宗

遂以為大司徒且使之兼左丞相位崇任重無以加矣夫司徒者敷五教擾兆民在漢則三公之職也丞相者統百官均四海在周則冢宰之任也是二官者非學足以知天命道足以翊皇極武足以戡亂略文足以迪彛教不足以當之邦寧所以獲寵者便辟而已矣慧黠而已矣經邦弘化夫豈所能哉今也以亡國之俘奸閹之醜而兼掌治掌敎之職猶為國有人乎嗚呼出則巍冠長劍當體貌之隆入則金璫右貂供使令之役褻名器

辱朝廷亦甚矣然武宗庸主何足責哉英明之君不可不深監焉

史臣論武宗曰帝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大濫錫賚大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史臣之贊武宗謂其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為斯言過矣元之諸帝安於晚季之俗而不遵三代之法非一日也雖以世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無能改於其俗況於

武宗視三君尤劣者乎武宗在位四年無一善可稱者實特迪佺人也以為平章李邦寧閹豎也以為司徒教鄂博番僧也以為學士承旨他如進鷹坊之秩為二品畀西域賈人以虎符所溺者酒色所好者遊畋斯豈有為之君哉其所創改者不過置尚書省行至大銀鈔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豈為治之先務耶使武宗果有志於創制改法則當名用名儒稽式古典正彝倫厚風俗修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革奇厖之陋制雅樂以變淫

蕩之聲庶幾乎魏孝文金世宗之所爲矣顧武宗性質
凡下豈足以語此哉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他
美不足取矣宋爲華夷之主三百餘年蒙古氏窮兵黷
武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是時忠臣
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蒙古之臣激於義故也則凡
爲之宗室者悼宗國之亡念祖宗之憤其含悲茹痛當

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北首死敵以與孟錦與羣囚遊於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也顧乃不知忘親事仇之為非不以下喬入谷之為恥北面事人拜跽匍匐於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羣官相追逐使人望而指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恥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為墟帝后為虜誰實為之尚忍為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皆庶姓也為誰而死而宗子顧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於是大矣雖詞

翰之工學問之博又何足稱哉

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達

默色上章極諫帝怒殺之

自釋氏入中國時君世主靡然崇信未有卓然不惑者故其寺宇極金碧之麗而宗廟不如也醮祠備水陸之珍而郊禋不及也傾帑藏之財竭兵民之力咈忠諫之言甘心不顧焉嗚呼何其惑哉若元之英宗則又甚焉英宗即位以來不恤歲飢不求民瘼不施善政而汲汲

營西山之佛寺觀音保等上章極諫遂寘極刑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且英宗崇飾梵宇者其心靡他亦曰求福田利益而已佛果有靈宜其享祚悠久也曾幾何時駐蹕南坡變生禁幄西天諸佛不聞擁護之功列刹羣僧靡有勤王之舉所謂福田利益果安在哉嗚呼人主溺於佛法者察英宗之始終亦可以少悟矣

開經筵命平章張珪學士吳澄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經筵之設所以講聖學沃君心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也所用者必端良博洽之儒所講者必明德新民之要夫然後可以涵養本原成就德器矣二帝三王之德與治所以不可及者其大本蓋出於此也自漢以來人主留意於正學者寡矣宋雖大儒迭出而當時猶或以程朱輩爲僞是又烏知有所謂學哉泰定自藩邸入纂宸極嗣位之初首開經筵之所用如吳澄者逈一時之名儒其所進講者又皆致治之明鑑格心之大訓斯亦可謂

賢矣使是君也果能始終此心始終此學則其所就豈不為一代之賢主哉奈何崇儒不如崇帝師之隆信道不如信梵唄之篤故終不足以成其德而推諸治也可勝歎哉

張珪等言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髙其價值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帝不從

古昔明王所寶者有六曰聖曰玉曰龜曰珠曰金曰山林藪澤而大寶之位不與焉聖所以為寶者以其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也玉所以為寶者以其能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也龜則足以憲臧否珠則足以禦火災金則足以禦兵亂山林澤藪足以備財用此明王之所寶也寶是六者則所謂大寶者庶乎可守矣三代以降昏庸之君往往所寶非所寶者晉以垂棘之璧為寶魏以照乘之珠為寶趙以和氏之璧為寶而不知是適

玩好之具也豈國家所當寶哉元有天下舟車通乎八極外國之珍若珊瑚瑪瑙西珠北珠之類流入中國上之人眩於耳目而好之下之人承其風旨而進之於是搜索奇異以獻闕庭交通閹豎以邀厚價故一分之珠賜錢萬緡一寸之石給銀數錠嗟夫是物也不可以充飢不可以禦寒不可以濟國用徒足以迷心敗德而已豈所謂寶哉元之諸帝溺志於此故金幣之積充牣於黠商奸豎之家而府庫日虛心志日蠱所謂大寶者日

危矣豈非萬世之大監哉

八月丙戌明宗還次翁果察圖皇太子圖特穆爾入見庚寅明宗暴崩

明宗暴崩於行宫世以爲圖特穆爾弑之也愚嘗考文宗之始終而推其心竊恐弑逆之事出於史氏之誣夫明宗文宗皆武宗之子自武宗之崩歴仁宗英宗泰定之世兄弟皆𠕋瀕於危殆者屢矣一旦重會行宫必將握手歔欷悲懽交集自丙戌至庚寅纔五日耳豈至遽

萌逆心哉借曰文宗急於自取忍於弑兄不可以常情推是不然當雅克特穆爾舉兵之初明宗遠在漠北文宗已據大都而正位號使其詒告宗王改封其兄而止其來南顧不易耶然文宗遣使奉迎讓以天位而退處東宮是未嘗有利天下之心也豈有大事已定人心已安遽急於為帝而弑其兄乎且自昔弑君簒國者慮貽後患必剗其種類而後已故齊之簒宋也盡滅劉氏之族蕭鸞之簒齊也悉誅高武之胄使文宗果弑其兄獨不

念兄子既立將復其怨乎然文宗將崩捨其子而立寧宗及寧宗即世鴻吉哩后又捨其子而立順帝獨不慮後患耶由是推之明宗之崩決非文宗之弑也然則順帝何以謂文宗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乎曰文宗嘗詔天下謂順帝非明宗之子順帝既立追忿前詔而倿臣又從而媒糵之故加文宗以弑逆之名撤其主廢其后而殺其子史臣既不能辨又因而實之使文宗負謗於萬世嗚呼寃哉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

從之

三年之喪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恐有親喪未終釋苴絰之慘而纓弁冕之華哉不幸遭時多艱迫於君命亦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戎狄交侵疆圉孔棘則墨衰以從戎事可也內訌外叛宗社將傾則抑哀以紓國難可也舍是則守經而已矣自

漢以來有奪情起復之制於是張九齡起復而為相矣馬光祖起復而典兵矣張茂昭起復而尚主矣士大夫玩常習故不以為非其懇辭不起如富弼劉珙者蓋不多見焉況至有元典禮蕩然親存無省覲之期親殁無丁憂之制而忘哀作樂食稻衣錦者接踵於時宜夫陳思謙言以警有位者也嗟夫三年之喪未足以報其親也三年之喪猶不遂服則視其親猶路人耳士君子遭親之喪而有起復之命則必外度其時曰國有門庭之

寇歟朝有睥睨之奸歟宗社有杌棿之患歟無是三者雖有君命不敢從也又必内度諸已曰吾之徳足以尊主庇民歟吾之材足以靖難遏亂歟吾之出處足以繫天下安危歟無是三者雖當其時不可起也外不度其時内不度諸已而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是烏烏之不若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其子遷於廣西之静江命奎章學士虞集草詔播告天

下及寧宗崩皇太后曰托歡特穆爾明宗長子
也於理當立乃遣烏庫哩濟蘇往迎之

順帝生於沙漠世莫審其所自出或以為宋帝㬎之子也閩人余應有詩紀之其畧云帝㬎降元世祖封為瀛國公俾尚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於帝師遂居漠北其後明宗逃居沙漠行帳適與瀛國公近締交甚密一夕明宗方寢聞瀛公帳中有笙鏞聲問其故乃嬰兒始生而啼也明宗知其非常人遂乞歸

養為子托歡特穆爾是也詩之所言如此考之元史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太子非我子遂命虞集等草詔告天下及宗室諸王蓋必有所據矣不然文宗舍己子而立兄子何獨忌順帝而偏愛寧宗耶故老相傳世祖取江南之時有水竭火生之謠蓋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則繼却特氏起者實趙氏之遺胄也嗟夫世祖百戰取宋覆之於錢塘殲之於海上將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曾不知宋滅未六十年而天乃以宋之胄陰簒元之統矣是豈人力所能為哉世之欲滅人之國以利其子孫者亦可以自省矣

詔罷科舉丞相巴延用薩里特穆爾之議也

先王取士官人之法見於周官禮記者詳矣自漢以來有孝弟孝廉之選有明經進士之科有賢良方正之舉然惟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名臣碩輔聲光照映竹帛者大抵皆由科目進也蒙古有國不立取士之法其所用者皆取於省臺郡縣之掾吏與所謂宣差知印通事

之流耳其間固有豪傑由之而進者然士之有志節者終懷慙而不肯就蓋恥其名也仁宗在位始詔以科舉取士歷科所得如黃溍歐陽玄之文章張起岩馬祖常之器識李黼余闕之忠節進士如此亦何負於國家也哉設科未二十年遽以巴延薩哩之議而罷之彼巴延薩里特穆爾無識者也知有掾吏宣差知印通事而已耳豈知儒者之可貴乎夫二臣欲罷科舉者不過為供張之盛與進士妨選法耳科舉之供張未若僧道醮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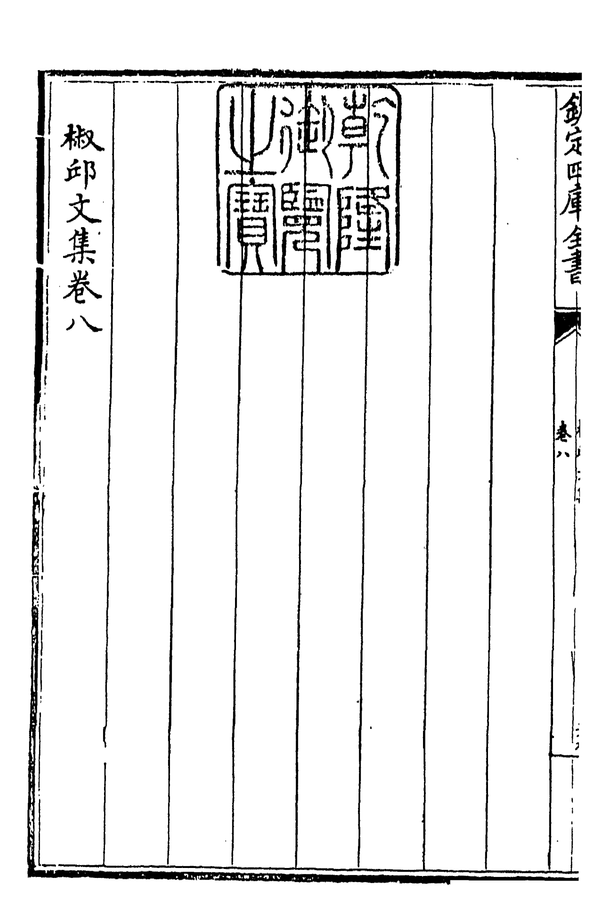
之費也進士之入選未若襍流補官之多也不罷彼而罷此尚為知類者乎書之簡冊徒以遺臭萬世焉耳

帝以世祖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

建號紀年自秦以前未有也年號雖古所未有然在後世則不可廢焉蓋古者民俗淳官政簡案牘無檢覆之繁雖無年號可也至於後世奸偽日滋官政日繁文書盈於几閣非有年號以別之則歲月瞀亂黠吏為奸將

不勝其弊矣順帝欲祖述世祖仍以至元紀年亦可謂有志矣然年號襲舊則文案所紀者不知為前至元乎為後至元乎檢覆之際奸偽百出其害可勝言哉且順帝果欲追紹祖烈亦惟法其所行而已何必區區襲其年號乎世祖在位其用度也約其責罰也明其賦斂有制其畋遊有時擇才以任官原情以斷獄儒者雖不究其用然許衡王磐之徒咸見尊禮南人雖不以為相然程鉅夫葉李之屬皆在要位此其所以致至元之盛也

若順帝則不然奇后專寵於内而用度日侈矣巴延擅政於外而賞罰日紊矣賦斂無藝而竭其衣食之業畋遊無度而妨其耕穫之時用舍失宜而在位者多憸庸刑罰不當而伏鑕者多寃濫曷嘗有一事克繩祖武哉嗚呼襲其號而不踐其實徒啟弊端而已謂之善法祖可乎



椒邱文集卷八